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典 總目 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校對官編修臣蘇青鰲

謄録監生臣楊廷煥

欽定續通典總目　　政書類一　通制之屬

食貨凡一十六卷

卷一至卷十六

選舉凡六卷

卷十七至卷二十二

職官凡二十二卷

卷二十三至卷四十四

州郡凡二十六卷

卷一百二十一至卷一百四十六

邊防凡四卷

卷一百四十七至卷一百五十止

臣等謹案

欽定續通典一百四十四卷乾隆三十二年奉

勅撰杜佑通典終於天寶之末是書所續自唐肅

宗至德元年訖明崇禎末年凡選舉六卷職

官二十二卷禮四十一卷樂七卷兵十二卷刑十六卷州郡十八卷邊防四卷食貨十八卷篇目一仍杜氏之舊惟杜氏以兵制附刑後今則兵刑各為一篇稍有不同考古者虞廷九官有士而無司馬凡蠻夷寇賊一隸於士魯語臧文仲稱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則兵刑可以為一又左傳紀少昊以祝鳩為司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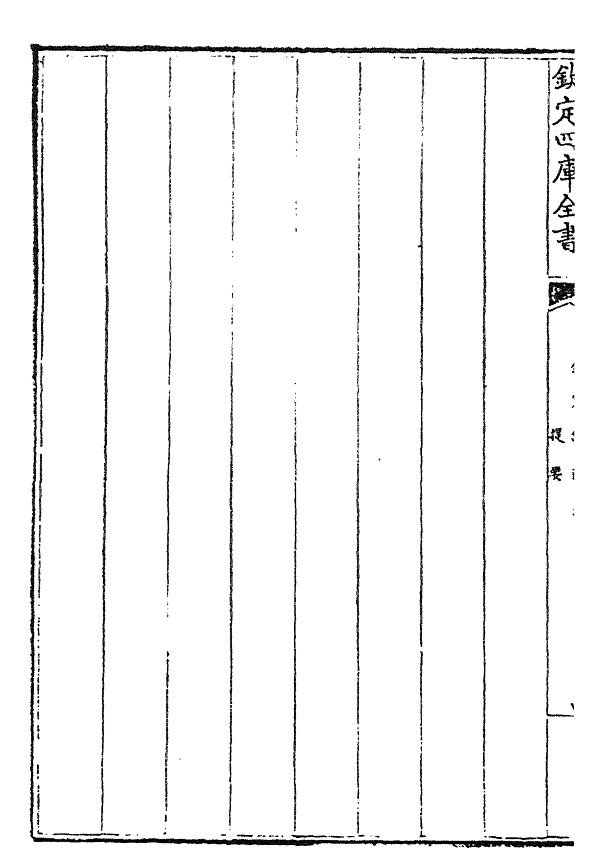
爽鳩為司寇而秋官夏官周禮亦分兩職則可為二以事迹多寡卷帙繁簡酌為門目之分合其宏旨仍不異也至於編纂之例唐代年祀稍遠舊典多亡五代及遼文獻靡徵史書太畧則旁搜圖籍以求詳明代見聞最近雜記實錄宋金及元著作本多遺編亦夥則嚴核異同以傳信總期於既精既博不濫不遺按宋史藝文志有宋白續通典二百卷今

其書已亡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咸平三年
奉詔四年九月書成起唐至德初迄周顯德
末又載王欽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數千載為
二百卷而其中四十卷為開元禮今之所載
二百餘年亦如前書卷數時論非其重複兹
編仰禀
聖裁酌乎繁簡之中而九百七十八年内典制之
源流政治之得失條分件繫綱舉目張誠所

謂記事提要纂言鈎元較諸杜氏原書實有過之無不及宋白所續更區區不足道矣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職名

三通館總裁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臣嵇璜

經筵講官吏部尚書臣劉墉

經筵講官户部右侍郎臣曹文埴

纂修兼總校官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臣曹仁虎

翰林院侍講臣莊承籛

詹事府右春坊右贊善臣陳昌齊
翰林院編修臣祝德麟
翰林院編修臣陳嗣龍
翰林院編修臣黄瀛元
翰林院檢討臣王坦修
翰林院編修臣吴錫麒

纂修兼校對官

翰林院編修臣厲守謙

翰林院編修臣秦泉

翰林院編修臣吳典

翰林院編修臣周厚轅

翰林院編修臣李潢

翰林院編修臣蘇青鰲

翰林院編修臣余集

翰林院編修革職留任臣汪鏞

翰林院編修臣王春煦

翰林院編修臣翟槐
翰林院編修臣徐如澍
翰林院編修臣許烺
翰林院編修臣何循
翰林院編修臣周瓊
翰林院編修臣蔡廷衡
翰林院編修臣孫希旦
翰林院修撰臣汪如洋

翰林院編修臣程昌期

武英殿纂修翰林院編修臣陸伯焜

翰林院編修臣甘立猷

翰林院編修臣劉汝𧄍

翰林院檢討臣徐準

翰林院編修臣陳萬青

翰林院編修臣祝堃

文淵閣檢閱内閣中書臣顧宗泰

武英殿纂修翰林院庶吉士臣吴璥

翰林院庶吉士臣陳廷慶

翰林院庶吉士臣俞廷掄

翰林院庶吉士臣歐陽健

翰林院庶吉士臣萬承風

武英殿纂修翰林院庶吉士臣曾燠

翰林院庶吉士臣屈為章

滿纂修官

理藩院主事臣巴達爾呼

候補筆帖式臣齡椿

內閣中書臣嵩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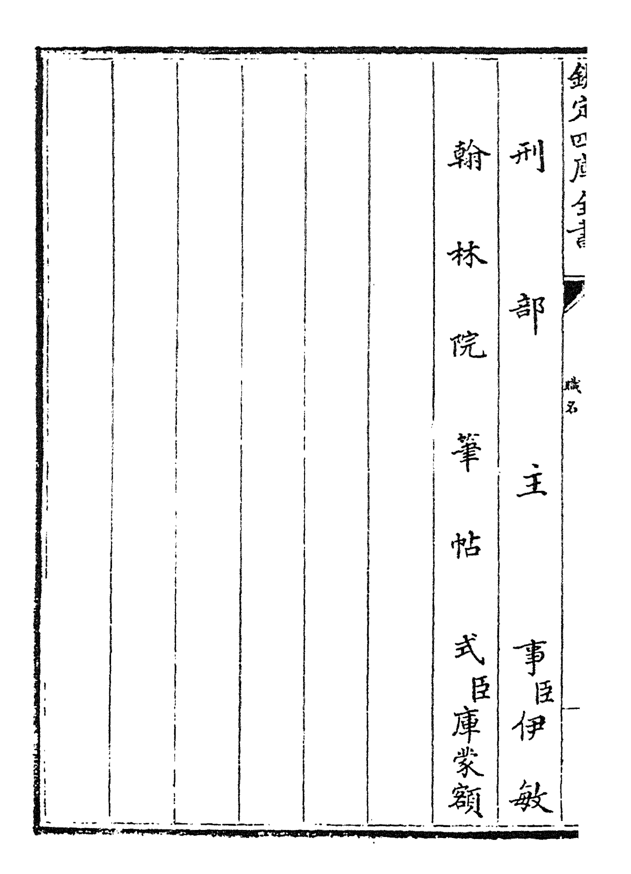
候補筆帖式臣嵩年

提調官

內閣侍讀臣索寧安

文淵閣校理武英殿提調翰林院檢討臣彭元玧

收掌官



刑部主事臣伊敏

翰林院筆帖式臣庫蒙額

凡例十四則

一杜佑作通典之後至宋時嘗命宋白續修而其書已不傳今續通典循杜氏之例仍分為八門自各代正史之外如唐六典唐會要五代會要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山堂考索契丹國志大金國志元典章明集禮明會典諸書皆參酌引用以期無舛無漏

一通典所纂止於天寳之末今續纂自唐肅宗至

德以後迄於明季按年編次至五代兵爭典章
未備諸門細目中有一代所全闕者則仍從畧
若五代史止有司天職方二考餘俱闕如其有
可考者仍從會要册府元龜等書搜輯補載
一通典自紀事而外凡古今名賢議論有關典要
者靡不甄收今從其例凡唐宋元明人文集奏
議及唐文粹文苑英華宋文鑑元文類歷代名
臣奏議明經世編各書擇其立論精確可資考

核者依類采入

一杜氏首列食貨典以食乃民之司命也有土斯有財故列田制水利田屯田諸目有人斯有土故列鄉黨版籍戸口諸目而賦税錢幣漕運鹽鐵各條又皆所以經理乎食者也顧歴代沿革不同杜典諸細目內如土斷之法起於晉南渡後算緡之法起於漢孝武時而後世史志中罕有其目則在所從刪至於茶課至唐末而始興

則類載於雜稅之後互市至宋遼金元明而特重則類載於平準均輸之後其餘諸典之或併或增或删各隨時代所有以期徵實

一杜氏選舉典列於食貨之後職官之前所謂欲行富教在乎設職官欲設職官在乎得人才也後世選舉之法不一其途大約設科以取士分銓以授官率行之不變杜典於歷代制之下復綴雜議論三卷盖利弊得失之故必博采議論

庶可見之施行今亦倣其例若宋司馬光歐陽
修吕大臨真德秀葉適之徒其所敷陳皆可為
選舉之衡鏡元趙天麟之太平金鏡策明王鏊
之制科議歸有光之三途並用議並能切中事
宜今亦各摭其要敘次於篇
一杜氏職官典其前卷先敘官制之要畧以下復
分門臚列凡内外文武諸職各繫以沿革顧歷
代設官之制其稱名各異職掌各殊五代史無

職官志其時廢置不常自宰輔諸職而下無可紀述宋時官制已與唐異遼之官號多用國語金則有省有院有臺有寺監諸職元又從而損益之明革中書省復大加更定今仍以通典所列官名為目而以歷代或有或無或名雖異而實則同分敘於下庶幾有條不紊至於明代宦官執政國柄下移爵以公侯蔭及弟姪實為紊亂名器之尤考內監給事宮闈本不應與命官

朝士相齒卷中官官諸品秩謹遵

聖諭從刪以彰建官之體且以示炯戒焉

一杜氏禮典凡一百卷於諸典中為最詳以帝王

制作之大莫過於禮也惟是風會遞遷代有所

尚其因革損益亦惟禮為最繁杜氏原門曰吉

禮曰嘉禮曰賔禮曰軍禮曰凶禮復采公私論

述條次於各目之後以為禮議大約吉禮莫重

於郊廟前代之主凡遇大祀多命有司攝行雖

復考定儀文終無當於誠敬之本嘉禮莫重於冠婚朝賀至于冕服采章本屬不相沿襲如遼金元之輕改衣冠蔑棄舊制卒至國勢浸微

聖訓昭彰垂戒萬禩其所闕正匪淺鮮他若賔禮本指天子諸侯之朝覲會同後世封建不行賔禮亦畧則取累朝接見藩國之儀入之軍禮自田獵大射而外天子親征之典代不恒舉故杜氏於出師儀制之下惟載各代揚兵講武之事今仍

以閱兵之禮敘於卷内凶禮自國恤而下杜氏雜載羣議最為詳贍今亦擇其有關喪制者依類增入

一杜氏樂典于歴代沿革之下復載十二律五聲八音名義諸目夫樂之聲容節奏固因代而殊若十二律五聲八音則亘古不易者也惟是聲音之道至為微渺非有夙解神悟者未易遽得中聲宋大儒若司馬光范鎮朱子蔡元定之流

皆留心樂律明則韓邦奇黄佐輩並著有成書每多託諸空言而手定一代之樂者或不盡洞悉律元之人今仍依杜典原目而節采諸家之說以備參考

一杜氏以大刑用甲兵故列兵制于刑典之前其所分諸目由敘兵牧衆以至氣候雜占多至一百四十餘條所謂兵以奇勝因機而發凡有合於兵法者悉條之為目不厭其詳也今所敘列

自唐季迄明凡英君良將戰陣之事蹟以及兵家之議論亦分類入之以合原書之體

一杜氏刑典於刑制之外備列雜議及寛恕峻酷諸目其自序又謂善用則治不善用則亂不在乎寛與峻者葢世輕世重惟視乎人之所用也自唐而降刑制互有重輕說者謂宋自仁宗以後法制不立浸至柔弱又有過寛之弊明之律令頗為簡當而廠衛之興毒流海内則用法與

用人兩失之今總其得失具著於篇

一杜氏州郡典統以禹九州顧自州郡既興而禹蹟益難深考往往有一郡之地而錯出於兩州者且杜典既以禹九州為綱而於九州之外仍別為古南越郡府一卷已未免自亂其例宋遼金元迄明或分為路或分為道或分為省各成一代之制若仍分屬於九州未免紛紜割裂欲徇上古建州之名而轉失後世分土之實今稍

變其例即以代爲綱

一杜氏邊防典分東西南北四裔顧邊外之地通阻不常或同是國而名已遞更或同是地而境已兼併故杜典所載諸部每有見於前史而後史即無聞者遼金與元起自塞外東北諸部皆其境土而宋則白溝以北即屬邊防明則邊墻以外儼成敵國此又形勢之不同非可執一以論也今並依時代據實編載

一續通典皆載唐以下五朝事蹟但史書所載或有是非失當若綱目續編之發明廣義於遼金元三朝時事其議論尤多私謬兹謹遵通鑑輯覽

御批以昭定論

一遼金元人名地名官名對音舊多譌誤兹悉遵欽定遼史索倫語解金史滿洲語解元史蒙古語解另為譯正

欽定續通典卷一

食貨

臣等謹案杜佑作食貨典以穀為人之所仰地為穀之所生人為君之所治三者相資於政尤切故其述田制水利屯田所以經地鄉黨版籍户口所以料人而賦税錢幣市榷諸條則皆所以治穀也第歷朝制度互有詳略通典文字簡質不拘尺幅

其所叙述自隋以前率舉其大要而於唐制加詳又其意嘗欲推而行之卓然近於可用故其序次之間凡詔令章疏有詞旨開明敷陳婉切者具見採録而一時通達治體曉暢時事學士大夫居恒論著之文亦間掇其要可謂勤已今悉準其例以所引開元令天下之田五尺為步二百有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凡給田之制有差按舊唐書食貨志武德七年已有此令載在六典者為斷其自肅宗代宗而後至於

明季輒以次纂輯又杜典分注三代以上文出經傳者往往詮釋意者三代以下文有繁複未可遽刪則大書旁注意存互見亦勢然也兹於注文詮釋無多而旁推詳説分注於下蓋宋元以來事繁於前而文顯於昔無取疏解云

第一田制上

第二田制中

第三田制下

田制上唐　五代　宋
唐代宗廣德二年敕如有浮客願編附請射逃人物業者便准式據丁口給授如二年以上種植家業成者雖

本主到不在却還限任別給授大歴元年制逃户復業給復二年如百姓先賣田業盡者委本州縣取逃死户田宅量丁口充給德宗貞元中陸贄言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葢一夫受田不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强家為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宜為占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

善經不可捨也穆宗長慶元年勅節文應諸道管內百姓或因水旱兵荒流離死絶見在桑産如無親承佃委本道觀察使於官健中取無莊田有人丁者據多少給付便與公驗任充永業不得令有力職掌人妄為請射其官健仍借種糧放三年租稅懿宗咸通十一年勅諸道州府百姓承佃逃亡田地如已經五年須准承前赦文便為佃主不在論理之限仍令所司准此處分先是宣宗大中中以逃户桑田被人代納毀折遂成閒田勅許校勘送縣任人佃納五年不復佃人為主至是復有是勅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詔曰今年夏苗委人户自供手狀具頃畝多少仍以五家為保委無隱漏攢連手狀送于本州本州具帳送省州縣不得差人檢括如或人户隱欺許令保内陳告其田並令倍長興二年勑凡置營田比名浮客若取編户實紊常規如有係稅之人宜令却還本縣應三京諸道營田祗耕佃無主荒田及召浮客此後若敢違越其官吏及投名稅户當行重斷懸帝應順元年諸處籍沒田宅並屬户部除賜功臣外禁請射

晉高祖天福二年以杜簉策言荒田一任百姓開種三年檢照所開種頃畝多少量納一半租稅勅曰闢彼汙萊期于富庶方當開創正切施行往日雖曾指揮漸恐廢墮當在申于勸誘期共樂于豐穰宜令逐處長吏遍下管內應是荒田有主者一任本主開耕無主者一任百姓請射佃蒔三年內並不在收稅之限三年六月金部郎中張鑄奏臣聞國家以務農是本勸課為先用廣田疇乃資倉廩竊見所在鄉村浮居人戶方思懇闢正切耕耘種木未滿于十年樹穀未臻于三頃似成產業微有生涯便被縣司繫名定作鄉村色役懼其重斂畏以嚴刑遂捨

所居却思他適覦兹阻隔何以舒蘇旣乖撫卹之門徒有招携之令伏乞皇帝陛下明示州府特降條流應所在無主空閑荒地一任百姓開耕候及五頃以上三年外卽許縣司量户科徭如未及五頃以上者不在騷擾之限則致荒榛漸少賦稅增多非唯下益蒸黎寔亦上資邦國從之

周太祖廣順二年勅應諸處户部營田人户租稅課利除京兆府莊宅務贍軍國外其餘並割屬州縣所徵租稅課利官中祇管户部營田舊徵課額其户部營田職員一切停廢其客户元佃係省莊田桑土舍宇便令充為永業自立户名仍具元佃動用實數陳狀縣司給與

憑由仍放下戶三年差遣若不願立戶名許召主卸佃不得有失元額租課其車牛動用屋舍樹木亦各宣賜

是年九月勑京兆府耀州莊宅三白渠使所管莊宅宜並屬州縣鎮郛下店宅外應有係官桑土屋宇園林車牛動用並賜見佃人充本業如已有莊田自來被本務或形勢影占令出課利者並勒見佃人為主依例納租條理未盡委三司區分仍差尚書刑部員外郎曹匪躬專往點檢割屬州縣

世宗顯德二年勑逃戶莊田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租稅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業者桑土不以荒熟并莊園交還一半其承佃戶自出力蓋造屋舍及栽種樹木園圃並不在交還之限

如五周年後歸業者莊田除本戶墳塋不在交付如有荒廢桑土承佃戶自來無力佃蒔秖仰交割與歸業戶佃蒔其近北諸州限沓人戶來歸業者五周年內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還一半十五周年內三分還一分此外不在交還之限五年七月上將均定天下民租均田之名始見漢書王嘉傳注孟康曰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詔曰朕以寰宇雖安烝民未泰當乙夜觀書之際校前賢阜俗之方近覧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

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于方册可得搜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庶公卿觀覽觸目警心利國便民無亂條制背經合道盡繫變通但要適宜所冀濟務繫乃勗舊共庇黎元今賜元稹所奏均田及圖一面至可領也十月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既弭言念地征罕臻藝極須議並行均定所議冀永適重輕卿受任方隅深窮治本必能副寡昧平分之意察鄉閭致弊之源明示條章用分寄任竚令集事允屬推公今

差使臣往彼檢括餘從别勑乃命左散騎常侍𤇍頵等三十四人于諸州檢定民租

宋太祖建隆二年遣使度民田課民種樹每縣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共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為殿最諸州各隨風土所宜其不宜種藝者不須責課遇豐歲則諭民謹葢藏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桑棗為薪者罪之

剥桑三工以上為首者死從者流三千里不滿三工者為首配役從者徒三年太宗端拱二年詔興置方田命知定州張永德等各兼方田都總管詔諭邊將令縁邊作方田量地里遠近列置寨栅以為戰守之備至道元年詔曰近歲以來天災相繼民多轉徙田卒汙萊招誘雖勤逋逃未復宜申勸課之旨更示蠲復之恩應州縣曠土並許民佃為永業仍蠲三歲租三歲外輸二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書于印紙以俟旌賞二

年陳靖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
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其田制為三品
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為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
患埆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為中品既埆瘠復患于水旱
者為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
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
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
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丁三十丁者以十丁為限若寛鄉

田多即委農官裁奪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户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除悉蠲其課詔以靖為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農墾田以皇甫選何亮副之選亮言功難成願罷之事遂寢賓儼曰小畝步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六十齊之制也今所用者漢之中畝

真宗咸平中令閣館檢校故事申定職田之制以官莊及遠年逃亡田充悉

免租稅佃户以浮客充所得課租均分如鄉原例州縣長吏給十之五自餘差給其兩京大藩府四十頃次藩鎮三十五頃防禦團練州三十頃中上刺史州二十頃下州及軍監十五頃邊遠小州上縣十頃中縣八頃下縣七頃轉運使副十頃兵馬都監押砦主釐務官録事參軍判司等比通判幕職之數而均給之二年詔請佃荒田未定賦稅無田稅者方許請射係官荒土及遠年落業荒田候及五年官中依前勑于十分内定稅二分

為永額如見在莊田土窄願于側近請射及舊有莊產後來逃移已被別人請佃礙勑無路歸業者亦許請射六年静戎軍王能言于軍城東新河之北開方田廣袤相去皆五尺深七尺以限隔戎馬仍以地圖來上帝以圖示宰臣李沆等對曰縁邊所開方田專委邊臣可以為備乞與施行威虜順安軍亦宜興置從之先是三年知雄州何承矩言兵有三陣日月風雲天陣也山陵泉水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設險以水泉作固相高下建陂塘縱有敵騎何懼奔衝自後河北塘治相循不廢仍領于沿邊屯田司

乾興元年是時仁宗

已即位制衙前將吏各免户役者除見莊業外不得更與買田土如違將所典買没官其罷任前資官元無田者許置五頃爲限又勑應以田産虚立契典買于形勢户下隠庇差役者命官使臣除名公人百姓决配又准臣僚奏命官所買莊田定以三十頃爲限衙前將吏合免户役者定以十五頃爲限所典買田只得于一州之内如祖父遷葬别有塋地者數外許更置墳地五頃時洺州肥鄉田賦不平郭諮攝令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數除無地之租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賦

八十萬會三司議均稅法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不知均括之術惟諮方田法簡而易行詔諮與孫琳均蔡州上蔡稅三司議均田租諮陳均括之法十條仁宗天聖初詔民流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賦減舊額之半後又詔流民能自復者賦亦如之既而又與流民期百司復業蠲賦後五年減舊賦十之八期盡不至聽他人得耕明道二年劉平奏自邊吳淀望長城口東西不及五十里請引水植稻以閑方田四面穿溝屈曲為徑路纔令通步兵引曹鮑徐河及鷄距泉分注溝中數載之後必有成績

從之始置弓箭手斥塞上棄地人角力勝者給田二頃一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即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塹其地為方田以環之塞上諸塹率以大五尺為深廣之限山險不塹者但治使峭絶而已後皆以為法時曹瑋知鎮戎軍請自隴山而東循古長城鑿塹為限弓箭手給閒田蠲其稅春秋耕斂出兵護之慶歷中詔限職田有司始申定其數凡大藩長吏三十頃通判八頃判官五頃幕職官四頃凡節鎮長吏十五頃通判七頃判官四頃幕職官三頃五十畝凡防團以下州軍長吏十頃通判六頃判官三頃五十畝幕職官三頃其餘軍監長吏七頃判官幕官並同防團以下州軍凡縣

令萬戸以上六頃五千戸以上五頃不滿五千戸並四頃凡簿尉萬戸以上三頃五千戸以上二頃五十畝不滿五千戸二頃録事參軍比本判官曹官比倚郭簿尉發運制置轉運使副武臣總管比節鎮長吏發運制置判官比大藩府通判安撫都監路分都監比節鎮通判大藩府都監比本府判官黄汴河許汝石塘河都大催綱比節鎮判官節鎮以下至軍監諸路走馬承受并岩主都同巡檢提舉捉賊提點馬監都大巡河不得過節

鎮判官在州監當及催綱撥發巡捉私茶鹽賊盜駐泊捉賊不得過簿尉皇祐中帝聞天下廢田尚多民罕土著或棄田流徙為閒民每下赦令輙以招輯流亡募人耕墾為言民被災而流者又優其蠲復緩其期招之詔諸州長吏令佐能勸民修陂池溝洫之久廢者及墾闢荒田增稅二十萬以上議賞監司能督責部吏經畫賞亦如之神宗熙寧間復詔詳定職田凡知大藩府二十頃節領十五頃餘州及軍並十頃餘小軍監七頃通判

藩府八頃節鎮七頃餘州六頃留守節度觀察判官藩府五頃節鎮四頃掌書記以下幕職官三頃五十畆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監判官三頃令丞簿尉萬户以上縣令六頃丞四頃不滿萬户令五頃丞三頃不滿五千户令四頃丞二頃五十畆簿尉減令之半藩府節鎮録叅視本州判官餘視幕職官藩府節鎮曹官視萬户縣簿尉餘視不滿户者發運轉運使副視節鎮知州開封府尉提點視餘州發運轉運判官常平倉司提舉官視

藩府通判同提舉視萬户縣令發運司幹當公事視節鎮通判轉運司管幹文字提刑司檢法官提舉常平倉司幹當公事視不滿萬户縣令蔡河許汝石塘河都大催綱管幹機宜文字府界提點司幹當公事視節鎮判官總管視節鎮知州路分鈐轄視餘州知州安撫路分都監州鈐轄視節鎮通判藩府都監視本州判官諸路正將視分都監副將視藩府都監走馬承受諸州都監都同巡都大巡河並視節鎮判官巡檢堡砦都監砦主

在州監當及催綱撥發巡捉私茶鹽賊盜駐泊捉賊並視幕職官巡轄馬遞鋪監堰并縣鎮砦監當並視本縣簿尉諸路州學教授京朝視本州判官選人視本州曹官又詔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司以本路職田令逐州軍歲以子利稻麥等拘斛變錢從本司以一路所收錢數又紐而為斛斗價直然後等第均給自熙寧三年始五年帝患田賦不均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

六畒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以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黒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税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戸帖其分煙析産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六年詔土色

分五等疑未盡下郡縣物其土宜多為等以期均當勿拘以五七年詔從鄧潤甫之請京東十七州選官四員各主其方分行郡縣各以三年為任又詔每方差大甲頭二人小甲頭三人同集方户令各認步畆方田官驗地色更勒甲頭方户同定諸路及開封府界秋田災傷三分以上縣權罷外餘候農隙河北西路提舉司乞通一縣災傷不及一分勿罷元豐五年開封府言方田取税之最不均縣先行即一州而定五縣歲不過兩縣令

府界十九縣准此行之十年乃定請歲方五縣從之其後歲稔農隙乃行而縣多山林者或行或否八年帝知官吏擾民詔罷之天下之田已方而見于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九頃先是熙寧五年詔開方田至是遂罷哲宗時畢仲游言曰有人則有田有田則有分田有瘠薄人有衆寡以人耕田相其瘠薄衆寡而分之謂之分分定而以名自占之謂之名田無甚難行者而至今不行則其制未均而恤之太甚故也蓋周井田之法一夫一婦受田百畆餘夫二十五畆以至工商士人受田

亦各有等而又分之不易一易再易之差以一夫一婦而受百畝無主客之别比今二百畝矣以不易一易再易之相掩而又有餘夫則比今三百畝矣什一而征無他賦斂而又歲用其力不過三日則比今四百畝矣而何武之制自諸侯王及于吏民皆無過三十頃以一諸侯王而財七八農夫此所謂制未均者也名田之議起于董仲舒申于何武師丹至晉泰始限王公之田以品為差而均田之制起于後魏至唐開元亦嘗立法而卒

皆不行夫名田之不行非下之人不行也乃上之人不行也非賤者而不行乃貴者而不行也在上而貴者戴高位食厚禄官其子孫而賞賜狎至雖田制未均猶當行也而何師之議則革于丁傅董賢晉魏有存則名存而實去此則所謂恤之太甚者也今將議占田之數酌復除之法則周官之書漢魏隋唐之制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董仲舒以秦變井田民得買賣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置錐之地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

之路其說雖正而不聞其制度何武之制太狹今日之
制太無限宜約周官授田之數與唐世業口分之法參
其多少而用之士大夫則因其品秩之高下與其族類
之衆寡無使貴者有餘而貧者不足要之仰足以事父
母俯足以畜妻子旁可以及兄弟朋友而不為兼并則
善矣昔周官小司徒辨征役之施舍鄉大夫國中貴者
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征秦民耕織致粟
帛多與漢之孝弟力田皆復其身而丞相之子返與戍

邊為踐更卒則今日之復除亦可因而為法九品者復其身七品者復其子孫五品以上乃復其家而戍邊之制可易以助令齊民之役雖丞相子必使出泉以助之則下貧之室不困于重煩而在上貴者亦不純于僥倖然田制之未均可以均也非今日之患也迫于富家大室而恤之甚者則自漢以來未有以處之今日之患也夫事稽之于古而不合驗之于今而未見其利害測之于人情未得其中若是者誠難行也今占田之數復除

之法稽之于古無不合驗之于今已見其利害測之于人情得其中加之無丁傅董賢之用事而今日之議過于何武師丹則無以富家大室為難而行之天下幸甚徽宗崇寧三年宰臣蔡京等言自開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貿易富者恃其有餘厚立價以規利貧者迫于不足薄移税以速售而天下之賦調不平久矣神宗講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方為之帳而步畆高下丈尺不可隠户給之帖而升合尺寸無所遺以賣買則民不

能容其巧以推收則吏不能措其姦今文籍具在可舉而行詔諸路提舉常平官選官習熟其法諭州縣官吏各以豐稔日推行自京西北兩路始政和中品官限田一品百頃以差降殺至九品為十頃限外之數並同編戶差科三年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司奏所在地色極多不下百數及至均稅不過十等雖出十分之稅地土肥沃尚以為輕第十等只均一分多是瘠鹵出稅雖少猶以為重若不入等則積多而至一頃止以柴蒿之值為

錢自一百而至五百比次十等全不受稅既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有一分之稅其間下色之地與柴蒿之地不相遠乃一例每畝均稅一分上輕下重欲乞土色十等如故外即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畝均數謂如第十等地每十畝合折第一等一畝折十等之上受稅十一不改元則十等之中數及十五畝一等之下數及二十畝方比上等受一畝之稅庶幾上下輕重皆均詔諸路既行其法五年福建利路茶户山園如鹽田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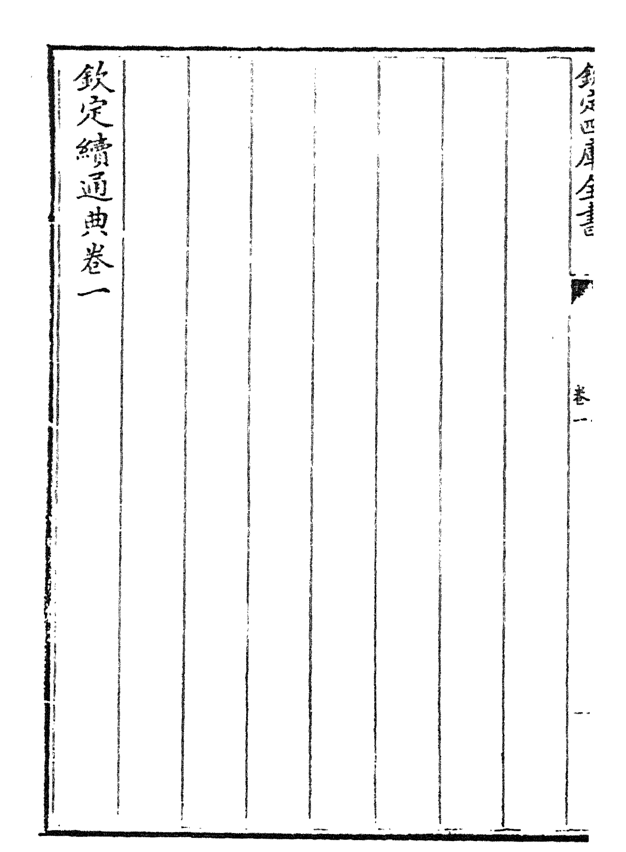
兌方量均稅七年詔内外宫觀捨置田在京不得過五十頃在外不得過三十頃不免科差徭役支移雖奉御筆許執奏不行宣和元年臣僚言方量官憚於跋履並不躬親行繵拍峰驗定土色一付之胥吏至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為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為一十七畝者虔之瑞金縣是也有租稅十有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租稅二十七錢則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虔之會昌縣是也望詔常平使者檢察二年遂詔

罷之民因方量流徙者守令招誘歸業荒閒田土召人請佃自今諸司毋得起請方田諸路已方量者賦稅不以有無訴論悉如舊額輸納民逃移歸業已前逋欠稅租並與除放按方田之制自宗寧三年蔡京請開五年詔罷大觀二年復詔行之四年罷其賦稅依未方舊則至是遂不復行

北宋田制自太祖開寶末天下墾田二百九十五萬三千三百二十頃太宗至道二年墾田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景德中丁謂著會計錄云總得一百八十六萬餘頃以是歲七百二十三萬

餘戸計之是四戸耕田一頃繇是而知天下隠田多矣又川陜廣南之田頃畝不備第以五賦約之至天聖中國史則云開寳末墾田二百九十五萬三千三百二十頃至道二年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頃而開寳之數乃倍于景德則謂之所録固未得其實皇祐治平三司皆有會計録而皇祐中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治平中四百四十萬餘頃其間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墾田之

數增倍以治平數視天禧則猶不及而叙治平録者以
謂此特計其賦租以知頃畝之數而賦租所不加者十
居其七率而計之則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是時
累朝相承重於擾民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而廢田見
於籍者猶四十八萬頃


欽定續通典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典卷二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校對官編修臣蘇青鰲

謄録舉人臣李　堂

欽定續通典卷二

食貨

田制中 南宋 遼 金

南宋高宗時中書舍人洪遵上言限田之制本於抑兼并恤編户寛力役可謂盡善然州縣猾吏因縁為姦至於墓地蔬圃例皆紐計中下之家惟恐頃畝溢格至有貨鬻墳山以避徭役者甚非立法利民之本意而奉行

之官不能體國漫弗加省望聖慈命户部行下令品官之家止限見在田産山林園圃墳塋地段並行蠲除仍以逐縣為率依新制各計頃畝不通一州之數庶幾田制稍寛不致重擾建炎元年命有司招誘農民歸業者振貸之蠲欠租免耕牛税三年廣州州學教授林勲獻本政書十三篇大畧謂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羡

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遊惰末作者皆使為農以耕田之羡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令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一馬率為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五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始一徧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

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疋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二千四百觔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綿絹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又詔天下官田令民依鄉例自陳輸租紹興元年以軍興用度不足詔盡鬻諸路官田初閩以福建八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給僧寺道院中下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為福州始貿易取貲迨張守帥閩上倚

以拊循凋瘵存上等四十餘剎以待高僧餘悉令民請買歲入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寛百姓雜科民皆便之是時帝懼職田不均詔諸路提刑司依法標撥官多田少即於隣近州縣通融須管數足又詔將空閒之田為他司官屬所占者撥以足之仍先自簿尉始其有無職田選人并親民小使民每員月支茶湯錢一十貫文内雖有職田每月不及十貫者皆與補足所以厚其養廉之利懼其病民則委通判縣令覈實除其不可力耕之

田損其已定過多之額若其頃畝多寡具有成式知藩府二十頃發運轉運使及知節鎮一十五頃知餘州及廣濟永康諸軍并路分鈐轄十頃發運轉運判官及通判藩府八頃知餘軍及發運司幹辦公事七頃通判餘州及軍滿萬户縣令六頃藩府判官録事叅軍及同巡檢都大巡河提點馬鹽四頃節度掌書記及軍監都監三頃五十畝軍監判官及監堰滿五千户縣丞滿萬户簿尉并三頃餘州及不滿五千户縣丞二頃五十畝不

滿五千戶縣簿尉及監堰二頃三年戶部言人戶拋棄田産已詔三年外許人請射十年内雖已請射及撥充職田者並聽理認歸業官司占田不還許越訴如孤幼兒女及親屬依例合得財産之人委守令面問來歷取索契照勾勒耆保鄰佐照證得實即時給付或偽冒指占者論如律從之五年詔諸官田比鄰田租召人請買佃人願買者聽佃及三十年以上者減價十之二六年詔諸路總領諭民投買戶絶入官及江漲河田海退泥

田七年以賊徒田充官莊其沒官田依舊出買十二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稅二推割不行三衙門及坊場户虛供抵當四鄉司走弄稅名五詭名寄産六兵火後稅籍不失爭訟日起七倚閣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户自陳詭籍不實十逃田稅偏重人無肯售經界正則害可轉為利且言平江歲入二十萬不及昔之一半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後施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

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曰其説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止緣經界不正行之乃公私之利翌日甲午以椿年為兩浙運副專委措置經界椿年條畫來上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為民除害更不增税額如水鄉秋收後妄稱廢田者許人告陂塘塍埂之壊於水者官借錢以修之縣令丞之才短者聽易置圖寫墟畝選官按覆令各户各鄉造砧基簿仍示民以賞罰開諭禁防靡不周盡吏取財者論

如法又詔人户田産多有契書而令來不上砧基薄者皆没官用椿年請也十四年椿年權户部侍郎仍舊措置經界十二月椿年以母憂罷兩浙運副王鐵權户部侍郎措置經界十五年詔户部及所遣官委曲措置務使賦税均而無擾又因興國軍守臣宋時言詔諸州縣違期歸業者其田佃及官賣者即以官田之所耕者給還十七年李椿年再權户部侍郎専一措置經界言已打量及用砧基簿計四十縣乞結絶其餘未打量及不

曾用砧基簿止令給甲縣分欲展期一月許人戶首實昨已起新稅依額理納俟打量寬剩畝角即行均減更不增添稅額仍令都内人各書實狀遇有兩爭即對換産稅詔可十九年冬十一月經界之事始畢初朝廷以淮東西京西湖北四路被邊姑仍其舊又漳汀泉三州未畢行二十年詔凡没官田域空田戶絕房廊及田幷撥隸常平司轉運提刑茶鹽司没入田亦如之又詔瓊州萬安昌化吉陽軍海外土產瘠薄已免經界又瀘南

帥臣馮檝抗疏論不便於是瀘敘州長寧軍並免渠果州廣安軍既行亦復罷自餘諸路州縣皆次第有成是年詔勅令所刪定官鄭克行四川經界法克頗峻責州縣所謂有莊田者雖疏果桑柘莫不有征而邛蜀民田至什稅其伍二十年詔兩淮沃壤宜穀置力田科募民就耕以廣官莊知資州楊師錫言有司奉行失當田畝不分肥瘠市居丈尺隙田亦充稅產於是降詔曰椿年乞行經界去民十害今聞寖失本意凡使民者依已行害民者與追正二十六年王之望上書言蜀中經界利害甚悉明年以之望提點刑獄畢經界事三月戶部言蜀地狹人夥而京西淮南膏腴官田尚多許人承佃官貸牛種時通判安豐軍王時升言淮南土皆膏腴然地未盡闢民不加多者緣豪強虛占良田而無偏耕之力流民襁負而至而無開耕之地凡荒閑田許人剗佃戶部

議期以二年未墾者即如所請京西路如之湯鵬舉言離軍添差之人授以江淮湖南方田人一頃為世業

二十一年以大理寺主簿丁仲京言凡學田為勢家侵佃者命提學官覺察又命撥僧寺常住絶産以贍學户部議併撥無勑額庵院田詔可二十六年以諸路賣官田錢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糴本初盡鬻官田議者恐佃人失業未賣者失租侍御史葉義問言令盡鬻其田立為正税田既歸民税又歸官不獨絶欺隱之弊又可均力役之法浙中刑獄使者邵大受亦乞承買官田

者免物力二年至十年於是詔所在常平役官戶絕田已佃未佃添租未添租並拘賣二十八年詔戶部員外郎莫濛同浙西江東淮南漕臣視諸路河田蘆場先是言者謂江淮間河田蘆場為人冒占歲失官課至多故有是命已而言者極言累民未便詔止為勢家詭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戶勿例根括詔浙西江東河田蘆場官戶十頃民戶二十頃以上並增租隸提領官田所尋罷之乾道間復梁俊彥等措置括得河田蘆場二百八十餘萬畝孝宗隆興元年詔凡百姓逃棄田宅出二十年無人歸認者依戶絕法乾道四年知鄂州李

椿奏江南荒田甚多請佃者開墾未幾便征稅度田追呼不任其擾旋即逃去今欲召人請射免稅三年後為世業光宗時知漳州朱熹條奏經界狀畧曰臣自早年即為縣吏實在泉漳兩郡之間中歲為農又得備諳田畝之事竊見經界一事最為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尚存獨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産存苦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勢將何底然而豪家大姓猾吏奸民皆所不便向議輒為浮言所沮

甚至以汀州盜賊藉口不知往歲汀州累次盜賊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行泉漳次及臨汀旣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易之良策也一推行經界在於推擇官吏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察其屬縣或不能則擇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

擾矣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紹興中戶部行下打量攢算格式印本乞特詔戶部根檢謄錄點對行事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濶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為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也其諸都合為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

為諸保之别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若朝廷矜三郡之民不忍使更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為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費就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也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矣龍巖縣劉壁申經界之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為煩重疆理畝畝分别土色均攤稅賦其在當時動經歲役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輕重失當則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

有産則有役適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算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必嘗為胥吏之桀黠者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人急於期限不免隨索則酬而又簿書圖帳所用紙札亦復不貲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大抵畧同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

畝均産而其産錢不許過鄉此葢以算數太廣難以均數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産錢租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隨鄉已有輕重人户徒然攅算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乞特許産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内輕重齊同實為利便一本州民間田有産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租税輕重亦各不同年來産田之税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叅錯尤難檢計奸民滑吏並縁為

姦實佃者或申逃閣無田者反遭俵寄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到諸色官錢以充之其弊不可徧舉今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槩均産每田一畝隨入等高下定計産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以産錢為母定等則一例均數每産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為省計若干為職田若干為學糧若干為常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

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開具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某年典賣某人又造合鄉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户田若干畝錢産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併就烟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科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户遇有交易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或者尚疑如此則本州産田納稅本輕而令當反重官田納租

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
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說似有理乞聖照幷與行下
一本州荒廢寺院田莊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
為人侵占逐年失陷稅賦不少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
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惟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
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
人廬其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攘斥異教不可失之機
會也先是漳泉二州被命相度而泉州操兩可之說朝

廷疑焉著作郎黄艾輪對又言之且云今日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家商量一經界累年不成大於此者若之何上乃諭輔臣令先行於漳州明年春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南方地暖農務既興非其時也熹猶冀嗣歲可行益加講究條畫既備徧榜郡縣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己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税侵漁貧弱者胥為異論以揺之至有進狀言不便者前詔遂格閲兩月熹請去尋命持湖南使者節猶以經界不行

自劾議者惜之寧宗開禧元年夔路轉運判官范蓀言本路施黔等州荒遠綿亘山谷地曠人稀其占田多者須人耕墾富豪之家誘客户舉室遷去乞將皇祐官莊客户逃移之法校定凡為客户者許役其身毋及其家屬凡典賣田宅聽其離業毋就租以充客户凡貸錢止憑文約交還毋抑勒以為地客凡客户身故其妻改嫁者聽其自便女聽其自嫁庶使深山窮谷之民得安生理嘉定間知婺州趙𢡟夫行經界於其州整有倫序後

守魏文豹行之益力於是向之上户析為貧下之户實田隱為逃絶之田者粲然可考凡給甲冊户産簿丁口簿魚鱗圖類姓簿二十三萬九千有竒攽庫遷以藏之歷三年而後上其事於朝八年詔職田蠲放如民田違者坐之理宗淳祐二年勑自令凡民有契券界至分明所在州縣屯官隨即歸還六年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强兼并之患至令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令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

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則獻其産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可不嚴立經制以為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為稅朝廷付之悠悠不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乞諭臣僚論奏使經制以定兼并以塞從之景定四年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獻

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曹孝慶上疏請將官户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以充公田帝從之詔買公田置買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臨安府通判陳訔為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帝曰求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為則似道乃上疏條陳其制帝悉從之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每鄉置官以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

佃為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既而言者歷言其弊甚至民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分置莊官催租驗撥至度宗咸淳四年始罷莊官而令諸郡公租以三千石為一莊聽民於分司承佃不許盜易至德祐始盡除之而宋祚訖矣

度宗咸淳元年監察御史趙順孫言經界將以便民雖窮閻下户之所深願而未必豪家大姓之所甚樂今之所謂推排非昔之所謂自實推排者委之鄉都則徑捷而易行自實者責之於人户則散漫而難集嘉定以來之經界時至近也官有正籍鄉都

有副籍為鄉都者不過按成牘而更業主之姓名若夫紹興之經界其時既逺而籍之存者寡矣因其鱗差櫛比而求焉由一而至百至千至萬稽其畝步訂其主佃亦莫如鄉都之便朱熹所以主經界而闢自實者正謂此也州縣能守朝廷鄉都任責之令又隨諸州之便宜而為之區處當必人情悉孚不令而行矣從之三年司農卿李鏞言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悉集都保徧走阡陌盡量步畝審定等色紐折計等奸弊轉生若推排之

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才富公平者定田畝稅色載之圖冊凡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吳門紹興及湖南一路俱已告成竊惟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監司郡守遞相稽察如周官日成月要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施行史臣論曰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

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為侵漁之道於耕者也季世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乃籍沒權倖而官者皆隸焉收其租以助歲幣至其將亡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紓民力而其弊

極多其租尤重宋亡遺患猶不息也

遼太宗會同三年詔於諧里河臚朐河之近地給賜南院歐堇突呂不部人為農田

聖宗統和中蕭達林為西北路招討使以準布部落伺隙而動欲增戍兵又恐餽餉不給問於耶律昭昭以書答曰竊聞治得其要則仇敵為一家失其術則部曲為行路夫西北諸部每當農時一夫為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糺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

妻奴一遭寇掠貧窮立至春夏賑恤吏多雜以糠粃重以掊克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商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沒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逋亡戍卒隨時補調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馴至耗竭為今之計若賑窮薄賦給以牛種使遂耕穫置游兵以防盜掠頒俘獲以助伏臘散商牧以就便地期以數年富彊可望然後練簡精兵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動而不克哉七年詔括民田又詔燕樂密雲二縣荒地許民耕種

免賦役十三年詔昌平懷柔等縣諸人請業荒地十五年詔諸道勸民種樹又詔品部曠地令民耕種又募民耕灤州荒地免其租賦

金之田制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為步濶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民田業各從其便賣質與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凡桑棗民户以多植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明安穆昆户少者必課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凡講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減

半定租八年始徵之作已業者以第七等減半為稅七年始徵之自首冒此鄰地者輸官租三分之二佃黄河退灘者次年納租海陵天德二年定制凡職田畝取粟三斗草一稱倉場隨月俸支正三品三十頃從三品二十一頃正四品十七頃從四品十四頃正五品十三頃從五品七頃正六品從六品六頃正七品從七品五頃正八品四頃從八品三頃正九品從九品二頃諸防刺以上女真契丹司吏譯吏通事不問千里内外公田三

頃諸親王受任朝官兼外官者職田從職（金制二品而下無職田三品而下在京者亦無職田）正隆元年遣刑部尚書赫舍哩羅索等分行大興府山東真定府拘括荒閒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絶户地戍兵占佃官地外路官本業外增置土田及大興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蓋以授所遷之明安穆昆户且令民請射而官得其租也世宗大定十一年正月上謂宰臣曰往歲清暑山西近路禾稼甚廣殊無商牧之地因命五百里外乃得耕種今聞民皆去之他

所甚可矜憫其令依舊耕種先是十年禁侵耕圍場地十七年邢州男子趙迪簡言隨路不附籍官田及河灘皆為豪強所占而貧民土瘠税重乞遣官拘籍冒佃者定立税課復量減人户税數庶得輕重均平詔付有司將行而止復以近都明安穆昆所給官地率皆薄瘠豪民租佃官田歲久往往冒為巳業令拘籍之又謂省臣曰官地非民誰種然女真人户自鄉土三四千里移來盡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給之久必貧乏其遣官察之時省臣言官

地所以人多蔽匿由盜耕罪輕乃更條約立限令人自陳過限則告者有賞十九年帝謂宰臣曰古遼時所撥與本朝地畝民或指射為無主地租地及新開荒為已業者可以拘括其間播種歲久若遽奪之恐民失業因詔括地官張九思戒之復謂宰臣曰朕聞括地事所行極不當如皇后莊太子務之類止以名稱便為官地百姓所執憑驗一切不問其相鄰冒占官地復有幸免者能使軍户稍給民不失業乃朕之心也二十年以行幸

道監詔沿路頓舍側近官地勿租與民耕種又詔山東路撥地一百四十頃大定初又於中都路賜田百頃命拘山東之地入官又諭有司曰白石門至野狐嶺其間淀濼多為民耕植者而官民雜畜往來無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數二十一年帝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明安穆昆之民往往驕縱不親稼穡盡令漢人蒔種取租已禁買奴婢委閲實户數計口給地必令自耕力不足者方許佃於人時言者謂豪强之家多

占奪田者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頃以致小民無田可耕因令占官地十頃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均賜貧民又以山東路所括民田民分給女真屯田人户餘地還民又尚書省奏山東所刷地數上曰此雖民地然無明據括為官地亦無不可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民嘗恣意種之後遣使安置屯田民懼徵租逃者甚衆因免徵赦罪别以官地給之二十二年省臣張仲愈等謂民初無得地之由撫定後未嘗輸税妄通為已業者刷之上謂太刻但令明安穆昆人户隨宜分處計其丁壯

牛具合得土田實數給之不足則以前所刷地二萬餘頃補之二十三年奏明安穆昆户墾田一百六十九萬三百八十頃有奇牛具三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將軍司墾田二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六畝牛具三百四德呼勒唐古二部墾田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牛具五千六十六二十七年隨處官豪之家多侵占官地轉與他人種佃規取課利命有司拘刷見數以與貧難無地者每丁授五十畝庶不致失所餘佃不盡者

方許豪家驗丁租佃二十九年擬再立限令貧民請佃官地緣令已過期計已數足其占而有餘者若容告訴恐滋姦弊況續告漏遺地勑旨已革令限外告者宜却之止付元佃兼平陽一路地狹人稠官地當盡數拘籍驗丁以給貧民上曰限外指告多佃官地者却之當矣如無主不願承佃方許諸人告請其平陽路宜計丁限田如一家三丁已業止三十畝則更許存所佃官地一頃二十畝餘者拘籍給付貧民可也又從言官請招他

路流民量給閒田耕河南曠地願作官地者免稅八年願為己業者免稅三年並不許貿易章宗明昌元年六月以明安穆昆户不務栽植桑果令每十畝中栽一畝仍下各路栽之三年議行區種法四年勑令農田百畝以上如瀕河易得水之地須區種三十餘畝多種者聽無水之地則從民便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區種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畝丁多者五畝止二年二月九路提刑馬百禄奏地肥瘠不同乞不限

畝數制可泰和四年令所在長官及按察司隨宜勸諭亦竟不能行是年定制軍人所撥地止十里内自種種數每丁四十畝續進丁同此餘者許令便宜租賃及兩和分種違者錢業還主時六路括地其間屯田軍户多冒名增口以請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輸税賦虚抱物力者應命於税内每歳續刻之八年户部尚書高汝礪以舊制人户請佃荒地者納租之時多巧避匿由元限太遠請佃之初無人保識請自今請佃者可免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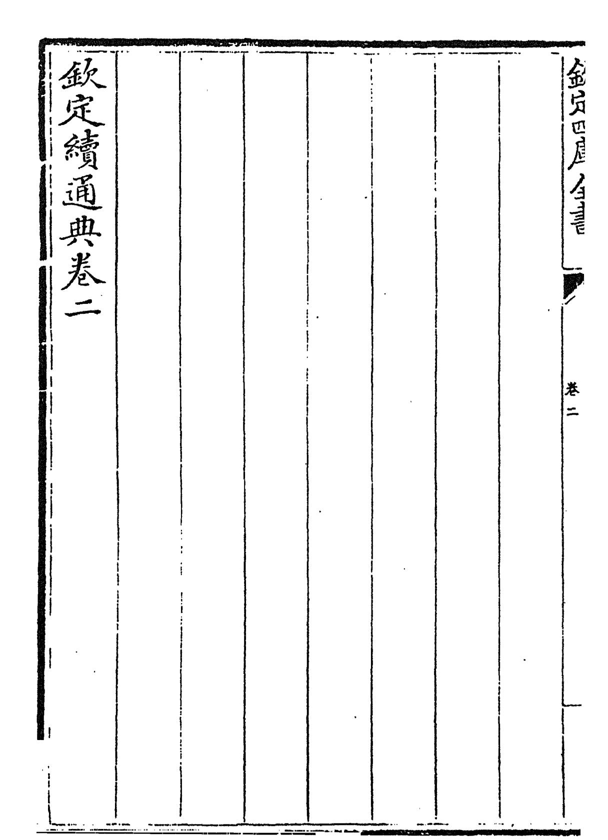
年作已業者免一年以鄉首保識為長制宣宗貞祐三年宰臣以既徙河北軍户於河南請以官田及牧地分界之已為民佃者處之劉元規曰括地之議聞者無不駭愕向者河北山東已為此舉民之塋墓井竈悉為軍有若復行之大失衆心荒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無享利之實縱得熟土不能親耕而復令民佃之所得無幾而使紛紛交病哉遂罷之時北方侵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户南來保守軍糧無出衆議益賦或與軍田二者不知所擇汝礪言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一旦奪之何

以自活如山東撥地時腴地盡入勢家瘠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有損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食復以保官荒田收地量數與之令其自耕為便從之其後軍戶日給不足應撥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畝汝礪既總括荒田旋又奏頃畝之數甚少軍戶復不能自耕必以與人取租數百里外請罷給但半給種半實直焉四年省院又議軍戶願佃者計口給之其餘僻遠不願者宜准近制係官荒地許軍民耕闢亦未能遽減其種遲以歲月俟成倫次漸可以省官廩耳後乃定擬民有能闢牧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以半給之為永業半給軍戶

興定三年尚書右丞侯摯言河南軍民田總一百九十七萬頃見耕種者九十六萬餘頃合上中下十一取之歲得九百六十萬石自可優給歲支民不疲而軍

用足詔有司議行之四年伊喇布言軍户自徙於河南尚未給田移徙不常貧者甚衆請括諸屯處官田人給三十畝仍不移屯他所宰臣議先撥授之為永業俟有獲即罷其家種從之五年京南行三司舒穆嚕斡魯言京南東西三路屯軍四十萬口歲費種一百四十餘萬石皆坐食民租宜括逋户舊耕田南京一路舊墾田三十九萬八千餘頃内官田民耕者九萬九千頃饑民流離猝難復業不若分給軍户人三十畝使之自耕或召

人佃種令省臣議更不能行


欽定續通典卷二

欽定續通典卷三

食貨

田制下元　明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井田之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凡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井百為成成方十里成百為同同方百里同百為畿畿方千里臣嘗計

方千里之地提封百萬井山川城市等除百分提封之三十六外定六十四萬井為私田五萬一千二百萬畝其井中區除宅居二十畝之餘為公田五千二十萬畝又乘除粟稻等子粒之多寡每畝歲只率一石五斗而計之則私田子粒可得七萬六千八百萬石公田子粒七千六百八十萬石其鰥寡孤獨無告者須先賑惠焉上下相睦貧富相均此隆周所以旁作穆穆迓衡而孟子所以不憚區區告人也自嬴秦變法之後富者田連

阡陌而貧者無置錐之地越至於今迫於豪富官貴而不能復聖朝東西南北地境無窮國家用費之資僅足下民愁嘆之聲未絶且古者方千里之地得公田子粒七千六百八十萬石今能得之乎臣知其斷不能也方今之務莫如興復井田尚恐驟然騷動宜限田以漸復之望陛下一新田制凡宗室王公之家限田幾百頃凡無族官民之家限田幾十頃凡限外退田者賜其家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不使之居實職也凡

限田之外蔽欺田畝者坐以重罪凡限外之田有佃戶者就令佃戶為主凡未嘗墾闢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且全免第一年租稅次年減半第三年依例科徵凡占田不可過限凡無田之民不欲占田者聽凡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不可過限也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八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頃其以下俱以二頃為差至九品但二頃而已庶乎民獲恒產官足養廉行之五十年之後

井田可以興復矣至元三年定隨路府州縣官員職田上路達嚕噶齊一十六頃總管同同知八頃治中六頃府判五頃下路達嚕噶齊一十四頃總管同同知七頃府判五頃散府達嚕噶齊一十頃知府同同知六頃府判四頃上州達嚕噶齊一十頃州尹同同知五頃州判四頃中州達嚕噶齊八頃知州同同知四頃州判三頃下州達嚕噶齊六頃知州同州判三頃警巡院達嚕噶齊五頃警使同警副四頃警判三頃録事司達嚕噶齊

三頃録事同録判二頃縣達嚕噶齊四頃縣尹同縣丞三頃主簿二頃縣尉主簿兼尉並同經歴四頃又定按察司職田各道按察使一十六頃副使八頃僉事六頃七年立司農司頒農桑之制十四條其最善者縣邑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為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為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為社者聽其合為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桑為事凡

種田者立牌橛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惡者亦然仍大書其所犯於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喪之家不能耕種者衆為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助之凡為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農桑之術以旱暵為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

相其輕重官為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林木給之俟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種植之制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為數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所在官司申報不實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種苜蓿以防饑年凡荒閑之地悉以付

民先給貧者次及餘戸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内設法除蝗十二年江陵行省㢘希憲以宋引水扞敵是以城閫之外濟水瀰望因引還江流遂得陸地數百萬畝招諭富民隨力耕種約以三年後減半収租貧民趨之曾未期年已成沃壤二十一年定江南行省及諸司職田比腹裏減半上路達嚕噶齊八頃總管同同知四頃治中三頃府判二頃五十畝下路達嚕噶齊七頃總管同同知三頃五十畝府判二頃五十畝經歷

二頃知事一頃提控案牘同散府達嚕噶齊六頃知府
同同知三頃府判二頃提控案牘一頃上州達嚕噶齊
五頃知州同同知二頃州判同提控案牘一頃中州達
嚕噶齊四頃知州同同知二頃州判一頃五十畝都目
五十畝下州達嚕噶齊三頃知州同同知二頃州判一
頃五十畝上縣達嚕噶齊二頃縣尹同縣丞一頃五十
畝主簿一頃縣尉同中縣同上無縣丞下縣達嚕噶齊一
頃五十畝縣尹同主簿兼尉一頃録事司達嚕噶齊一

頃五十畝録事同録判一頃司獄一頃廵檢同按察使八頃副使四頃僉事三頃經歷二頃知事一頃運司官運使八頃同知四頃運副三頃運判同經歷二頃知事二頃提控案牘同鹽司官鹽使二頃鹽副二頃鹽判一頃各場正同管勾各一頃成宗大德二年凡在官之地許民佃種輸租七年浙省平章政事徹爾以松江填淤民不可稻因導水入海民得良田若干萬頃武宗至大二年苗好謙獻種蒔之法其說分農民為三等上戶地

一十畝中戶五畝下戶三畝或一畝皆築垣牆圍之以時收採桑椹依法種植武宗善而行之三年申命大司農總挈天下農政修明勸課之令除牧養之地其餘聽民秋耕秋耕者掩陽氣于地中蝗蝻遺種皆為日所曝死次年所種必盛於常禾也仁宗延祐元年平章章閭言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隱尚多未能盡實以熟田為荒地者有之懼差而析戶者有之富民買貧民田而仍其舊名輸稅者亦有之由是歲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

及各位下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實自守庶幾稅入無隱差徭亦均於是遣官經理然期限猝迫富民黠吏並緣為姦以無為有虛具於籍者往往有之明年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為始每畝止科其半按河南省總計官民荒熟田一百一十八萬七百六十九頃江西省官民荒熟田四十七萬四千六百九十三頃江浙省官民荒熟田九十九萬五千八十一頃英宗至治三年張珪上疏曰天下官田歲入所以贍衛士給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

遂令中書酬直海漕虛耗國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賦官催甲斗級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驛傳徵求餼廪折辱州縣償補逋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窘竄臣等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如所與公主僧格勒及普安三寺之制輸之公廪計月直折支以鈔令有司兼領輸之省部給之大都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還官著為令時不能從文宗天歷中詔諸路農民請佃荒田者與免租賦三年作已業者一年自首

冒佃及諸佃黃河退灘地者不在免例順帝至正二年六月命江浙撥賜僧道田還官徵糧以備軍儲四年六月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時賜托克托松江田故也十三年正月命烏蘭哈達烏克遜良楨兼大司農卿給司農分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東至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召募農夫諸費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其用三月以各衙門在官田地并宗仁等衛屯田

地土並付司農分司播種四月以禮部所轄掌薪司并地土給付司農分司又詔取勘徐州汝寧南陽鄧州等處荒田并户絶籍沒入官者立司牧署掌司農分司耕牛又立玉田屯署十四年二月詔河南淮南兩省並立義兵萬户府建清河大壽元忠國寺以江浙廢寺田歸之十六年三月臺臣言係官牧馬草地俱為權豪所占今後除規運總管府見種外餘盡取勘令大司農召募耕墾歲收租課以資國用從之十九年三月置大都督

兵農司仍置分司十道專督屯糧以博囉特穆爾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其擾

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時入官田地厥後有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學田皇莊牧馬草場城壖苜蓿地牲地園陵墳地公占隙地諸王公主勲戚大臣内監寺觀賜乞莊田百官職田邊臣養廉田軍民商屯田通謂之官田其餘為民田太祖即位遣使覈浙西田畝又以中原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

授田 令各處田土兵燹之後他人開墾成熟者聽為已業業主已還有司于附近莊田撥補又令復業人民丁少而舊田多者不得依前占護丁多而舊田少者於附近荒田驗丁撥補 設司農司開置河南臨濠之田驗其丁力計畝給之不得兼并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給十五畝蔬地二畝免租三年每歲中書省奏天下墾田數官給牛及農具者乃收其稅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民有犯法應籍沒者田土令拘入官洪武三年徙蘇州松江嘉興湖州杭州民無業者田臨濠給資糧

牛種復三年五年詔流民復業者各就丁力耕種毋以舊田為限十年賜百官公田勲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親王莊田千頃又賜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祿指揮沒于陣者皆賜公田二十四年給公侯歲祿歸賜田於官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先是詔天下編黃冊以戶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閒除實在之數為四柱式而魚鱗圖以土田為主諸原坂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別畢具魚鱗冊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凡質賣田土備書稅糧科則官為籍記之毋令產

去稅存以為民害　二十一年徙澤潞民無業者墾河南北田賜鈔備農具二十四年令公侯大官以及民人不問何處惟犂到熟田方許為主但是荒田俱係在官之數若有餘力聽其再開其山場水陸田地亦照原撥賜則例為主不許過分占為已有又令山東概管農民務見丁著役限定田畝著令耕種敢有荒蕪田地流移者論如律二十六年覈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凡田以近郭為上地迤遠為中地下地五尺為步

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仍元里社之制河北諸州縣土著者以社分里甲遷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畝廣屯民新占畝狹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時又令開墾荒蕪官田俱照民田起科二十八年詔河南山東桑棗及二十七年後新墾田毋徵稅按宣德間墾荒田永不起科及洿下斥鹵無糧者皆覈入賦額數溢于舊有司乃以大畝當小畝以符舊額有數畝當一畝者步尺參差不一人得以意贏縮土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貴州田無頃畝尺籍悉徵之土官而諸處土田日久頗淆亂與黃冊不符

成祖永樂元年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

英宗正統三年詔各處凡有入額納糧田地不堪耕種另自開墾補數者有司勘實不許重復起科五年令北直隸府州縣將富豪軍民人等包耕田地除原納糧田地外其餘均撥貧民及衛塲田地人户耕照例起科其貧民典當田宅年久無錢取贖及富豪軍民占種逃民田地待復業之日照舊斷還原主十三年令各處寺觀僧道除洪武年間置買田土其有續置者悉令各州縣有司查照散還於民若廢弛寺觀遺下田莊令各該府

州縣踏勘悉撥與招還無業及丁多田少之民每戶男子二十畝三丁以下者三十畝若係官田照依減輕則例每畝改科正糧一斗俱為官田如有戶絶仍撥給貧民不許私自典賣景泰帝二年令各處寺觀量存六十畝為業其餘撥與小民佃種納糧英宗天順二年敕皇親公侯伯文武大臣不許强占官民田地事發坐以重罪八年（時憲宗已即位）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太監曹吉祥抄没地一處撥為宮中莊田（皇莊之名由此始）憲宗成化五年

彭韶疏言奉命會勘真定府土地按真定在堯舜時為冀州之域其賦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為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盖以其地有間一歲一収者有間二歲一収者所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我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奉㫖百姓供給煩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額入田地照舊徵科新開荒地不問多少永不起科有力者聽其自種宣德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

給尤多欽蒙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向不起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蒙英宗皇帝欽撥一百頃與韓諒外有四百餘頃仍舊與民耕種不曾科糧是英宗皇帝之心即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累年攙擾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指揮同知周彧等又奏前地有司不能明白覈奏再量

出無糧地七十餘頃葢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等不敢欺蔽請陳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磽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潦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鹹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為此也即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

皂隸等項一年約有數班差役以致丁丁皆授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日所深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而已今若一畝只量與一畝餘皆奪為閒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餘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咸休但能存心忠厚自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艱食之利哉況聖朝卜世無疆法當垂後土地有

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伏望特憫其祖宗開墾艱難其子孫衣食所托量加寛恤庶幾民間知有生生之樂六年從原傑奏凡軍民有告訐不起科者不聽又題准各王府及功臣之家賜田土佃户照原定則例將該納子粒每畝徵銀三分送赴本管州縣上納令各該人員關領不得自行収受二十一年令遼東地方軍人有開墾拋荒土地不係屯田分上中下三等起科孝宗弘治二年令順天等六府入官田地俱撥與附近

無田小民耕種起科每名不過三十畝三年禁宗室勲
戚奏請田土及受人投獻實在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三
萬八千五十八頃内官田五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六
頃民田三百六十萬九千六百一頃武宗正德十六年
差夏言樊繼祖張希尹等往順天等府查勘各項莊田
地土共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又外係先年侵占民者
共二萬二百二十九頃各給主遂罷皇莊及宫莊等而
官戚輩復中撓之帝命覈先年頃畝數以聞改稱官地

不復名皇莊又定凡公主國公莊田世遠存什三嘉靖三十九年遣御史奪隱冒莊田萬六千餘頃穆宗復定世次遞減之限勲臣五世限田二百頃戚畹七百頃至七十頃有差初世宗時承天六莊二湖地八千三百餘頃領以中官又聽校舍兼并增八百八十頃分為十二莊至是始領之有司兼并者還民宗室買田不輸役者沒官皇親田俱令有司徵之賜額有定徵収有制民害少衰神宗賚予過侈福王分封括河南山東湖廣田為皇莊至四萬頃羣臣力爭乃減半王府官丈地徵稅旁午於道時復更定勲戚莊田世次遞減法視舊制稍寬其後應議減者輒奉詔姑留不能革也

是年覈馬房地土頃畝設立碓開挑濠塹呈部照驗世宗嘉靖初因給事中底蘊奏正德以來無籍之徒捏稱湖蕩等項無人之地投獻勢

要奏建皇莊命刑部尚書林俊查勘俊疏言竊查皇莊及皇親功臣各莊田所占各府州縣地自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餘處每處地土動計數千百頃中間侵占混奪之弊積襲已非一朝爲厲之階實起於姦人欲盡規地利以媚朝廷究其流弊則壞于勢家盡奪民産以肥私室其在宫闈者則中官禁卒旁午肆出而郡縣恣其騷擾其在勲戚者則豪奴悍僕肆行威斷而官府莫敢誰何節經差官查勘終於患害不除盖由私人貴

戚憑藉寵靈猾少姦徒盤據窟穴是以積垢宿蠹莫可
爬梳合勢朋計動行沮撓此實累朝弊政至于先朝而
極畿輔軍民剥膚摧髓之害莫有甚于此者也茲者伏
荷皇上至仁體物軫念民窮故因言官建議亟蒙俞允
之音繼因該部執奏特降諄切之旨既將管莊人員盡
數取回復禁皇親功臣不許自行収受厲階禍本一旦
剗除中外人心不勝懽慶但先經該部具題節行撫按
衙門去後續因差科道等官止令前去會同本處巡按

御史而於巡撫衙門顧未之及臣等愚昧以為鋤擊豪强則於巡按之體為切至于檢覈田土則於巡撫之職為宜必須彼此會同方於事體穩便且順天等八府雖云近在畿甸然地方遼濶周延千里故撫按付以四人分理今皇莊並各項莊田所占之地幾遍八府以正德十一年以前所有計之無慮九萬餘頃至于近年以來歲增日益踰鄉跨邑無處無之且先年祇因一二處奏辯告爭朝廷差官亦不過一二處踏勘尚有經年閲月

方得事竣今舉列郡皇莊之多百年積習之弊一旦付臣等清理是宜舉措之間要必先有次第訪得各該撫按官員見今廵歷各在一方相去隔遠卒難期會請查照該部原議先行撫按衙門遵照先令即奉欽依事理一面委官分頭親詣各處皇莊逐一查出四至段落并原額頃畝數目及審有無侵占等弊開具畧節聽候臣等領敕親詣各該地方備出告諭嚴加督責容行體訪中間或權豪勢要沮壞行事或侵奪隱占積久難明或

姦猾刁徒乘機詆詐或貪官枉法欺弊或冗官玩法稽
行俱聽臣等會按施行疏上敕順天等八府畿内重地
朝廷累有優恤禁例近姦猾無籍之徒妄以軍民田地
指作空閒投獻奏改皇莊以致失業朕深惻然兹特命
爾與山西道監察御史樊繼祖等會同撫按親詣覆勘
給主名佃凡有益國家有利軍民者悉聽會同議處施
行俊又疏曰伏讀詔書内一款京通二倉水次倉皇城
各門京城九門各房倉場各皇莊凡正德中額外增置

者內城司禮監照洪武初年例查奏取回又禮科給事中底蘊奏為應詔查處皇莊事奉旨該部查覆本部議依轉行查勘既而兵部又稱差管皇莊內臣官校數多移咨勘報臣等益加駭愕竊惟太祖以應天等處為興王之地特將夏稅不時全免太宗建都北平恪守成憲列聖相承益隆無替正德以來無籍之徒輒取畿內進田投獻近倖奏為皇莊況管莊內臣又憑城狐社鼠之勢而収租官校即係設謀投獻之人橫征巧取莫敢誰

何而皇親駙馬功臣人等莊田散布其間乘機侵奪往往有之幸賴陛下聖明入繼大統即有前項裁革管莊内臣之詔甚盛心矣旬月之間乃復許皇莊責令私人管理不意惟新之初有此厲民之漸伏望陛下垂念畿輔根本收回成命又查勘事宜重大必須差科道部屬假以事權公同查勘庶幾克濟奉古姦猾之徒侵奪民田朕在藩邸已知其弊便寫敕遣官查勘給主管莊人員盡數撤回務使積弊盡革欽此臣等遵敕請以順天

等府州縣會同前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昆令接管右副都御史孟春并巡撫保定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季鳳前巡撫直隸監察御史王琳宋鉞令接管監察御史郭楠選官親詣各處召集地隣里老等嚴加查勘旋據順天等府經歷司以委官治中王槐等所查勘各州縣原額莊田并投獻侵占額外地土各頃畝數目及取具業主名佃人戶退認供給領狀造冊呈繳臣等覆勘訖竊臣等奉命以來按行

八府閭歷三時仰希明恩俯詢民瘼凡成化弘治及正德年間皇莊及皇親功臣莊田凡屬姦民投獻勢要侵占者盡數查出給主名佃還官歸民一切遵旨施行所據查勘順天等府地方各項莊田地土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退斷侵占過民地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閭閻歡忻鼓舞歌頌但臣等區區尚有進於是者臣聞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足而民無困洪惟我太祖立國之初檢覈天

下官民田土収種俱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額外荒田
任民開墾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隷地方
比聖祖山東河南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
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隷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于
祖宗之法畧有背戾至景皇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不
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盖縁北方地土平夷
廣衍中間大半瀉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
卑多窪下一遇驟雨即成渰没不必漥潦之久輒有害

稼之虞祖宗有見於此曲為體恤是以北人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權倖親暱之臣妄聽姦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由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恒産歲剥月削至于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産鹽入站之地一例奪據權勢横行何所控訴産業既失糧稅究存徭役苦於並充糧草困於重出饑寒流轉靡所底止以致强者起為盜賊弱者轉死溝壑其巧黠者則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力轉擾良

民或匿入海户陵户勇士校尉等籍脱差徭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蹙民命竭民膏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臣等伏查各宫莊田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太監吉祥抄没地一處撥為宫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立莊令次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此則宫闈莊田之始而數十年間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已十倍也舉此一

處其他可知至成化年間惟增寶坻縣王浦營莊田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場當時止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十月乃孝廟升遐之後先帝踐阼之初一月之間建立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客店皇莊曰石婁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而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真定府寧晉縣則有鋪頭村皇

莊大劉村皇莊在平陰縣則有大灰窰皇莊在新河縣則有仙汪莊皇莊在南宫縣則有南莊村皇莊此皆正德元年之新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子沽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莊武清縣則有灰蝸口皇莊王慶陀皇莊靜海縣則有四當口皇莊此皆正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二處正德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正德七年則立武清縣尹兒灣大直沽皇莊二處正德八年則立

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青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州騙馬廟皇莊清苑縣閻莊社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肅縣龍化社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並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以來權姦用事於是有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餼

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言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駕控橋梁擅立關隘出給票帖私刻關防凡民間撐駕舟車放牧牛馬採捕魚蝦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相鄰地土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徵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為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為虐多方括尅獲利不貲輸宫闈者曾無十之一二而私入囊槖者蓋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脂

膏吮削無餘丁壯逃竄户口消耗里分減併糧差愈難
卒致輦轂之下生理寡遂閭閻之間貧苦刻骨道路嗟
怨邑里蕭條此弊不革將見數十年後人民離散土地
日蹙盜賊蠭起姦雄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為國此可為
太息流涕者也幸遇皇上天縱仁智入繼大統曩在潛
邸已知其弊即位之初首下明詔管莊人員盡數革回
乃者復採廷議委臣等以查勘前項地土草萊之人始
得披雲霧而睹青天脫水火而就衽席矣臣等勘報文

冊將在京附郭大興縣地方各宮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者請一切改爲各宮親蠶厰公桑園等項名額以備宮中蠶事其餘一應莊田遠在各府州縣動以千百頃計者臣願陛下一切弛以利民或勒歸戶部造入版籍令民照舊輸納以爲在官地土不必更屬宮闈如宮中常年供用不能頓缺敢乞令戶部每歲進納上供銀兩若干分進各宮以充支用則光明正大何必虛受莊田之名而貽小民之害哉至于皇親功臣欽

賞莊田查得洪武初年公侯駙馬伯禄米皆給官田令量原定官糧私租之數依主佃分數収取至洪武二十五年皆給禄米賜田還官竊惟洪武初年天下甫定干戈之後土地有餘彼時受封者又皆佐命元臣比今之戚畹恩澤封拜萬萬不同然而給禄之後原賜土田急令還官誠以土地乃農業所資國家之本夫古之有田禄者各食其田之所出以為世禄今既官給之禄奈何又與之田是重出則過制矣然功臣之中勛勞大者至

令仍有莊田不過數家管業已定侵占亦少惟近年皇親侯伯憑藉寵暱奏討無厭害民奪業甚失人心今臣等仰遵敕旨退給伏望陛下敕部自功臣家外將累朝皇親侯伯受賜莊田據臣等勘報文冊通融數目多寡定為中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裁損以還之官臣等又查勘過各項田土數目並是退給侵牟開豁荒鹹覈實之數比與先年妄報投獻奏討原數不同乞敕部一以新冊為定移出所給執照以便徵收其山東河南

奉例開墾之地亦有姦猾之徒投獻王府勢與畿甸之弊大抵相類請敕下凡皇莊及各皇親莊田處分旣訖一併出榜頒示天下其有違例投獻奪至百頃以上者處以極刑則法重而民不敢犯恩溥而民得安生矣六年令各處板荒積荒拋荒田地不拘本府別府軍民匠竈儘力耕墾給與由帖永遠管業七年題准今後應賞地土隨品級定制凡遠遺莊田別其世之親疎量為裁革至于戚畹開墾置買不行報官納糧者照功臣律例

一體追斷八年霍韜奉命修會典言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矣天下額田已減强半而湖廣河南廣東失額尤多非撥給於王府則欺隱於猾民廣東無藩府非欺隱即委棄於寇賊矣司國計者可不究心是時桂萼郭宏化唐龍簡霄先後疏請覈實田畝而顧鼎臣請履畝丈量丈量之議由此起江西安福河南裕州首行之而法未詳具人多疑憚其後福建諸州縣為經緯二冊其法頗詳然率以地為主田多者猶得上下其手又令各

撫按官查有荒廢寺觀無僧行住持及遺下田產無人管業者照彼中時價召人承買改名入冊辦納糧差又令陜西拋荒田土最多州縣分為三等第一等召募墾種量免稅三年第二等許諸人承種三年之後方納輕糧每石照例減納五斗第三等召民自種不徵稅糧拋荒不及三分有附近及本里本甲本戸人丁堪以均派帶種者勸諭自相資借牛種及貧無力者官為借給責令開墾不必勘報又令西安等府田土果係拋荒無人

承種者即召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不徵税糧若有水崩沙厭不堪耕種者即與除豁九年查順天六府所屬通州大興等六十七州縣勲戚内臣寺觀莊田共四百一十九處計地四萬四千一百二十五頃四畆十一年令薊州永平沿邊關營拋荒山場地畆係有糧原為民業者附近軍餘承佃任納民糧其冊籍不載并原係附近官山官地撥給附近正軍耕種量収輕税作為屯田餘地其建昌等營裁革鎮守守備内臣遺下田土房屋

係占奪者給還原主當辦糧差係官山官地分給貧軍耕種量収税價以充各邊賞勞修理公用十三年題准各處但有抛荒堪種之地聽招流移小民或附近軍民耕種照例免税三年官給牛具種子不許科擾如地主見其開種成熟復業爭種者許赴官告明量撥三分之一給主二分仍聽開荒之人承種各照畝納糧十年之上方行均分敢有恃强奪占者官司問罪又裁汰陝西鎮守太監其養廉地一百五十四頃令原佃軍民承種

附入實徵冊十四年以通州曬米廠地四頃召佃爲修理公廨之用十五年以陝西中護衛外地九頃抛荒田二十五頃召佃以備軍儲二十一年以總兵官東紅花等莊田三頃革任太監所遺荒田二頃副總兵遊擊將軍各一頃皆軍餘開墾屯田聽軍人佃種至各邊將官能于邊外自開地者任其開墾耕種不在此例二十二年令陝西查勘朝邑縣地方潼關以西鳳翔以東黄河退灘堪以耕種地二百九十一頃八十三畝令居民照舊耕種収

入實徵冊自本年為始每畝起科三升二十四年詔流民復業與牛種開墾閒田者給復十年二十九年令凡公主國公下莊田世遠者以十分為率内儘一處撥給三分其餘七分盡數追出還官徵銀解部以補宫莊備邊之需若爵級已革除補足宫莊額數外餘剩地畝照例徵銀解部濟邊或量留五分給與的親承繼人員管業以備護墳香火之用其餘五分還官寺觀太監下自買營造丘隴奏免糧差地不及三頃者容令照舊若至

三頃之外量免其養馬均徭差役每畝督辦納子粒解部穆宗隆慶元年御史董堯封奏查出蘇松常鎮四府投詭田一百九十九萬五千四百七十畝花分田三百三十一萬五千五百六十畝因條上便宜事一議丈量二定糧冊三均糧役四明優免五平均徭役六裁供億七申法守八嚴責成戶部覆丈量均賦私兑恐煩擾難行優免雖有定例但吳中起科甚重若止論糧石均為不均宜視田畝之數為差其餘悉如議報可二年題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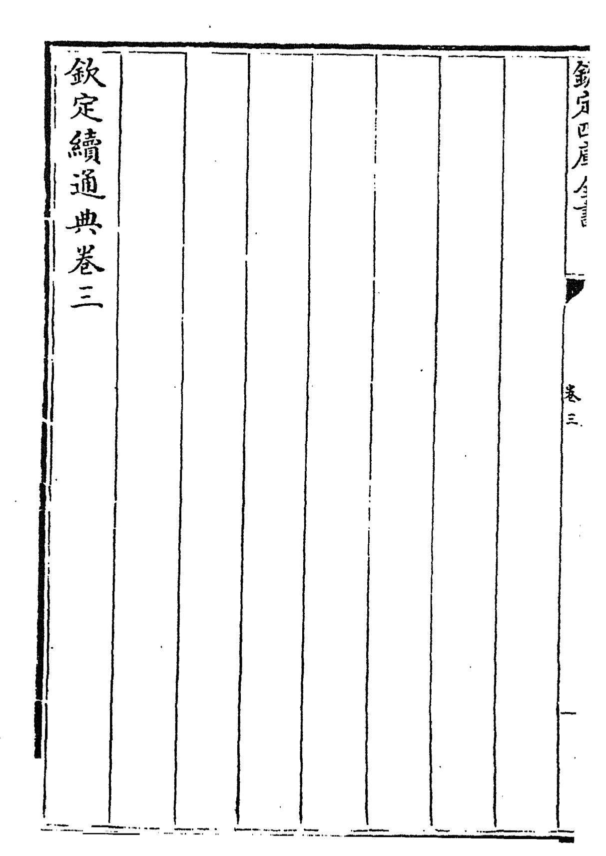
以後奏請莊田乞欽定數目撥給其年遠勲戚行屯田御史自封爵之日為始傳派五世親服已盡者止留莊田百頃或支派已絶並爵級已革盡數追奪還官又題准元勲後裔傳派五世者原議百頃之外今再留一百頃如係勲戚相半者再留五十頃神宗萬歴二年召人墾種甘州荒地俟六年量徵四年詔鳳陽淮安力舉營田六年張居正以田賦失額小户多存虛糧致里甲賠累從言官䟽詔令二直隸十三布政司府州縣通行丈

量限三年之内竣事居正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於是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總計田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弘治時贏三百萬頃然居正尚綜核頗以溢額為功有司爭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見田以充虛額北直隸湖廣大同宣府遂先後按溢額田增賦時詔江北諸府民年十五以上無田者官給牛一頭田五十畝開墾三年後起科又詔蘇州諸府開墾荒田七年𤼵而鐵山東陜西勳戚田

十一年議陝西延寧二鎮丈出荒田不在屯田舊額内者俱聽軍民隨便領種永不起科各邊但有屯餘荒地可墾者視此十九年詔定戚臣莊田二十六年正月大學士沈一貫奏山東一省六府地廣民稀宜令巡撫得自選廉幹官員將該省荒蕪地土逐一查核頃畝的數多方招致能耕之民如江西福建浙江山西及嶽寧等處不問遠近凡願入籍者悉許報名擇便官為之正疆定界置署安插辨其衍沃原隰之宜以生五穀六畜之

利其新籍之民則為之編户排年為里為甲循阡履畝勸耕勸織禁絶苛暴罷免追呼止奢僭以養淳朴之性興禮讓以厚親睦之俗以錢穀為市使姦民無所覬覦貪吏無所漁獵或有聽其寄學應舉量增解額以作興之聽其試武科充吏役納粟授官以榮進之毋籍為兵以駭其心毋重其課以竭其財有恩造于新附而無侵損於土著務令相安相信相生相養既有餘力又為之洶濬溝渠内接漕流以輕其車馬負擔之力使四方輻

輳其閒則商賈紛來魚鹽四出而其利益廣不數年可稱天府詔可二十八年詔查僧道廢絶山田南直隷寺院俱優免詔謂畿輔重地焚修香火槪免清查


欽定續通典卷三